

潮头拾贝 |

风在人间留下狼藉

■ (山西)李宁

从谢店出来

生命中总有一片土地,是用来回忆的
谢店,制造我血统和部分杏花的北之北

北之北,与我隔十里河对望的乡愁
化为笔下的文字,另一种距离

我腹中至今保留着一滴十里河的水
作为今后的靠山,一同行走或撞岸

我走过北,还有另一个北,北没有尽头
而谢店在我二十二岁后便走完了

仿佛我背着超过自己的重量
跌倒,爬起,路上没有休憩的草丛,时间

偶尔听到操着家乡话的人,很亲切
像重返行走的故乡,体内涌动着河水

我的终点就是家乡,即便不确定
以哪一种方式回去,用多长时间

风在人间留下狼藉

桃花有前世,没有地址
雁过总无声
家信难断,褶皱的词语必定怀着疼痛
骨子里不满另一种血
方言,记忆,总是清澈的淡水

还我完整的季节
我和生活,种下的小麦,西风
越来越瘦的家乡
惦记着袅袅炊烟中隐秘的愁绪
还我不能忘记的忘记

我总在风中呼吸到麦子的亲切
除此便一无所有
游子有孤独,摸不到家乡的轮廓
偶尔也会淡忘
回家的时间和搭乘的车次

站立旷野的稻谷

秋风带走了生长的日子,脱节命运
它体内隐秘的海啸
纷纷扬扬,看不见浪痕中微微涟漪
所有的逝去
在远方,凝聚成河川,黄昏

放下背后的天空
那最后的负重必有最后的边城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平原和山脉间必挂着最后的悬崖
忘却却是旧事的尽头

它摇曳着尘埃,回忆
向我借走半生黄土,半片雨伞
准备着南下
而总有一支朝北行走,为了北之北
我打破一池的月光

我梦中反复循环的长安

并不能记住一座山,一条河的名字
唯有小雨、中雨、大雨
跌入我的诗,或长安城的身體
某些生僻的词语
并不能带走清凉,民谣,生活

时间是流淌的血液。钟鼓楼。大雁塔
我临摹一座古城,从晚唐走来的女子
我全部的效仿
仅有窗和雨偷走,仅有窗和雨
停在我一半的手指

雨。我与长安,仿佛我和另一个自己
握住一滴雨,还有另一滴从肩膀滑落
就像永远走不完的路,归于起点也归于终点
梦便是我的一条路,雨走过,我走过
下一个走的,定会看到我浅浅的足印

我的母亲,十里河

想过十里河,先要虚构一座桥
只剩下我。墨色般的流云。栈道
蝴蝶仿佛波澜上的词语
我小成沙砾

祈求风带来更多雄赳赳的意象
两岸相融,比河水汹涌的光阴
从视线变成轮廓
时如美丽的发卡,银色的头发

水冲撞几次,河岸便几次拐道
风吹拂时人也拐道
我恰好拐过两次
一次拐出了岭南
另一次拐出了母亲的眼眶

都江堰,很巧

■ (四川)其然

在春天,有一个最好的名义

砍翻枸橛,都江堰就扑面而来
如山里少女丰腴的模样
羞涩中,带着一丝野性
太阳用追光,将这幅美丽的剪影
倒映在川西坝子,禾苗
在古老的方言中,一次次重生

翻腾的浪花,是一渠快乐的语言
从一个塑像,一个仪式上
走出,躬身聆听,2500年的历史书上
我只是一颗多出的沙砾,等待
进奉的水酒,像都江堰水一样微醺的样子

江水是欢快的,放水节

将呼啸而过的江水,用一场婚礼
规化成一个温顺的农家少妇
文明的门坎中,仿佛有了拔节的声音
四时的炊烟,该直的直,该曲的曲
他们说的天府,而我说是竹林盘
在春天,似乎都有着一个最好的名义

问道青城

拜,是一种形式
道在我心中,上山的路
所有的花草都是缘分
一年前见过,十年前也见过
是不是从前那棵,显然
已经不太重要
来与去,青城山都是郁郁葱葱

山道上的铃声还是依旧
而日出,或者圣灯
已悄然地改变了方向
老道士有一种说法
老道士有一种说法
山脚下的岷江水,也有一种说法
问,是最好的选择

堰

堰,很巧
既不是堵,也不是围
广阔的岷江,在不温不火的石堰下
低首而过

江与渠
以两种不同的标点,书写
天地之间的从容
让江湖与江湖,江湖与庙堂
有了一道缓急相间的等高线

画皮

■ (河北)谢虹

蛇形,痴痴地笑
那些布满褶皱的前尘过往
一袭青衫一些念想
只为了那一眼了然的好时光
学着说人话,裸足,用素白的手吹柳笛
在苦海里嚼菊花
常年备一盏清灯,画皮

翻开书,春分之后就是清明
藩篱很矮,眉心的那颗痣止不住地生长
滚烫,安静些吧,不要发光
纵然桃林春暖,渊面幽深
不想在凌晨化为齑粉
就缓缓地描唇
在五颜六色的调料里,点朱红
借三千年前的半盏湿吻
熬尽疼痛,细细地画柔柔地画狠狠地画
不抛珠不落泪
纵使肝胆俱碎也要身姿摇曳玉锦生辉

在雾海云天,在蜀道
一屋的光影如魅,沉甸甸的岁月恰如红尘

微冷,半夜张灯
备下风情万种,画皮

如果今夜月圆

如果今夜风向南吹
我准备在向北的山坡上种满向日葵
过冬,在菜的黄金盘子里取暖

如果今夜月圆
我要蜷缩成一条蛇
游戏且半眯着眼
在一棵古树洞里借一缕柔光描眉
对着一面古铜镜梳一个老式发髻
在苦茗上窒息,隐忍着行进
一圈圈地画圆打磨心跳
用吻过的泪痕在靠近白云的地方铸剑

如果今夜月圆
我就是蛇了
过小桥打着伞还一摇三叹
怀抱一汪清水懒散地嬉闹
托住往事,在扇面之上玉器的最深处
危险地抒情,抒情且潮湿

夏日雨后的黄昏

■ (福建)谢华章

在黄昏的皇城根下散步
享受夏日雨后的孤寂
沉闷的空气 我思考虚词之间
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
数字 虚拟的游戏数字
那是苍白无力的表白
被敷衍的爱情隐隐作痛

一朵花对一棵树的赞美
远不如一阵风对树叶的怜悯
来得真实 心灵的悸动
在这开满玫瑰花的五月
在这夏日雨后的黄昏
我被余晖和汉语
刺得遍体鳞伤

街景

街景 空幻而迷茫
像我酒后瞬间的失忆
从地下通道飘出的歌声
让一座城市黯哑下来

流星与霓虹灯交织的夜晚
是如此的短暂
我想象与一首歌的距离
那是一段无法释怀的缝隙

是谁在朗读我的名字
让我假装笑脸 摇晃风中
我试图乐观改变自己
却发现梦只是一道残缺的风景

潮头品茗 |

春雪

■ (四川)李后强



阳春三月难见雪,这是我以往的思维定势。不料,春分前夕北京就下了一场大雪。一位老人说,春分飘大雪,并且这样壮观,这样美丽,北京几十年不见,瑞雪兆丰年,这雪很吉利,应该叫“春雪”。唐代诗人韩愈曾在《春雪》中写道:“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说明,历史上还是有春雪现象。

春分前夜,看明星演出,心情自然愉快。走出大礼堂,突见大雪纷飞,顿时一惊。天上就像装了播撒机,雪片如银花飞泻,弥漫天空,但静悄悄,没有声音。我不忍前行,怕惊飞雪,怕坏美感。回到寝室,已是积雪披肩,满头“银发”。随手拍打,雪粒落入衣襟,不禁打了几个冷战。临窗望去,乳白色的灯光下,雪花如蜜蜂闹枝,又像仙女散花,有的似鹅毛追风。夜风吹来,树枝微动,雪花走出各种曲折的轨迹,斜线如织。

台湾歌手孟庭苇在《春雪》唱道:“冬天走了,春天来了,总在春天清晨忽然飘来一场细雪,悲伤的雪,冰冷的泪。”这当然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色彩。不过,春雪确有动人的魅力。早上,还没起床,就听到屋外铁轨声和汽车声,推窗眺望,原来有人扫雪。一股冷风涌入,顿时清醒了许多。定睛细看,眼前一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异景象,大地银色,远山白雪皑皑。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突然回荡在耳际,我情不自禁低吟:“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太阳从东方升起,光线从树缝射来,雪松金光点点,玉泉滴滴,银珠粒粒,硕果累累。不同树枝造型各异,多姿多彩,有银针,有树挂,有绿叶,有水帘,有尖峰,但树上那些高高的鸟巢成了一个白白大蘑菇,大有“日照生玉珠,风过落雪丸”的诗意。人们三三两两走了出来,先是很惊讶,然后是迅速掏出手机拍照。有人还急急忙忙跑回房间,拿出红色衣服穿上,说红色陪衬白雪,反差大,照片好看。有的人几次滑倒,但摔一次笑一次,笑声还越来越响亮,擦掉身上的雪迹又投入新的拍照。登楼俯瞰,“高天滚滚寒流激,大地微微暖气吹”。厚厚、松松、软软的积雪就像一张巨大的棉被覆盖在大地,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白色茫茫。远处的大树下,一群小孩正相互追赶,疯

微小说 |

小慎敬老院那位张奶奶死了,寿终正寝,八十九岁。秦院长拨通了张奶奶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亲侄女张晓雅的电话,考虑到老人家的老宅几年前就被张晓雅卖了,经过商议,决定就放在敬老院为老人操办后事,侄女因为费用问题,一再吞吞吐吐,不大爽快。其实在张晓雅的心里,还有一件事情至今耿耿于怀。

好在老人丈夫老宋家的门头还有几个侄儿侄女在社会上混得不错,一再追问张晓雅当初变卖老宅的钱弄哪里去了?迫于压力,张晓雅承诺一切支出由她负责。第二天丧事如期举行。尽管嗷嗷声声,哀乐阵阵,一来老人毕竟年龄大了,在无儿无女的当下,要不是党的政策好,哪里能够活到如此高龄。所以敬老院大多数孤寡老人还是以看热闹为主。二来就是老宋家门头的侄儿侄女,那也是隔辈的亲情,触及不到心口,说不疼痒,更谈不上伤感,从某种意义上,既是一种解脱,更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看。既然如此,那么也不能太寒酸,尤其是张晓雅几年前公然把他们老宋家的一处老宅卖了,所有收入据为己有,既然当初信誓旦旦承诺,将来老人的一切赡养和后事皆有她张晓雅操办,如今却想草草收场?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应几个侄儿侄女强烈要求,在吹吹打打的两天时间里,两匹纸扎的高头大马、轿车、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尽管张晓雅压根不想拿出这笔钱。第三天十一点正式入土为安。张晓雅看着自己花费了几千元给老姑和姑父新修的小阁楼,心疼之余,那种理直气壮的一丝欣慰自眉间舒展开来。按照农村风俗,老姑入土之后,她的侄女要去坟墓哭灵,不管真哭还是假哭,这个章程是一定要做的。几个侄儿侄女一番劝说,午饭后回去无话。

转眼之间,老姑去世一个多月了,当地还有一个风俗,就是在老人去世三十五天的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逝者的女儿要面向东方哭拜呼喊,当地人称为“望五七”,在此之前,尽管逝者已经进入土,然而她的魂魄依然恍恍惚惚在老屋周围游荡着。必须经过这一

狂地打着雪仗;喜鹊喳喳叫,像是在为他们加油,也像是在作裁判,坐山观“虎”斗,真是特别喜悦。我深受感染,大步出门,蹲下细瞧,厚雪分两层,上层松软,空洞密集;下层透明,形似冰晶。脚踏雪堆,可以听到“吱吱”的声音,这是积雪发出的一种哀求声,还是被迫收缩的应答声?我不知道,但春雪有忍性,有灵性,应该可以肯定。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变换视角,那些大大小小的雪花雪珠也会自动跟随你变换角度和脸面,好像广角摄像机在旋转,带着张望逗乐的神色,朝你挤眉弄眼,甚至点头哈腰。我忍不住用手抓起一把积雪,亲亲脸,好爽;用劲吸气,清凉透肺;使劲捏捏,冰水从指缝流出,手虽僵硬,但心却热乎。

太阳升到了头顶,白雪密封的大地开始出现破绽和裂口,一些泥土裸露了,有些小草也冒出头来,但积雪还在奋力抗争,渴望坚守自身的尊严和完美。傍晚时分,夕阳依山,银色的“雪毯”被彻底撕碎,一块块,一片片,零零星星,各自成堆,完全没有了早晨的气势和辉煌,只有少许羞涩和不安。看来,这场大雪的恢宏就要消退了,但她走得轻盈、飘逸、简朴和廉洁,没有响动和仪式,没有告别和遗憾。

深夜,我漫步林间,月光淡雅,惊鸟扑动,新枝摇曳,大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本色,可我还沉浸在这场春雪的遐想和幽思之中。

方舟湖

中央党校的方舟湖,景色独特,但由于深藏院内,知之者不多。此湖湖面不大,形似巨型生菜,更像一艘破浪的战舰。斜桥横跨,倒影成趣。岸边草木密布,荷塘截角。冬天,湖面结冰,积雪成丘,行人与冰雪相映。据说夏天很美,能找到朱自清笔下荷塘月色的神韵。起初不知这湖的名字,但朝夕相处,开门即见,闲时还在湖边走走,时间长了就有感情和深究的欲望。不久前老师告诉我,这是“方舟湖”,顿觉诗气扑面。

进修那段时间,我住在十二号楼,与湖近在咫尺,每天上下楼目光皆能与之相会。烟花三月,北京多春阳。早上六点多,阳光就洒向湖面,射入温暖的寝室。这时,鸟儿在树上高唱,唤醒恋床的人。推窗俯瞰,湖边已有舞拳前辈,晨读学生,放歌少女,更有跑步、踢腿、扭腰、摇头的健身人,让你有“莫道君行早更

麻雀寻亲记

■ (江苏)徐月祥

番超度,逝者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死去,从此才真正离开人间。张晓雅在她的老姑曾经住过的房间南边的路上,置办了几样超市买来的点心,焚烧了纸钱,跪拜之后再次去老姑的坟墓看看,这一去不要紧,一件让她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她都不会相信。那就是在姑姑姑父新修的坟墓阁楼上,发现一个鸟巢,正当她四处打量寻找可疑的飞鸟,不远处的一棵歪脖子柳树上,一只红麻雀特别醒目。张晓雅的心头仿佛有一阵针扎的疼痛,禁不住泪眼婆娑。

一直纠结于心,令她耿耿于怀的正是这只红麻雀。那是两年前的春天,她带着自己十岁的儿子前来看望老姑,正好一只麻雀从老姑打开的南窗口飞在老姑的房子里,看到张晓雅和儿子来了,麻雀更加惊慌,不停地在屋里乱飞乱撞,就在她和老姑在屋外走廊里唠着家长里短,屋里的麻雀早被张晓雅的儿子抓住了。儿子爱不释手,当他看到隔壁的木工用红漆刷染一只木墩,这个调皮的孩子灵机一动,乘机把那只麻雀从头到脚染成红色,特别好看。临走的时候,张晓雅的老姑才发现,老姑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带走这只麻雀,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张晓雅两年来一直感觉老姑太小气了,尤其是她的儿子,每当提起这个“姑外婆”,儿子都再三摇头,那种心灵的疏远,何止十万八千里!

你知为啥?原来这只麻雀几年前就与老人结下不解之缘。一次偶然的机会,老人看到一只麻雀落在她的窗台外边,一双小眼滴溜溜向着她端详着,“兴许是饿了吧?”,老人自言自语,随即起身,把早上自己吃剩下的一点稀粥放在外面的窗台上,不一会儿,那只麻雀果真又来了。从那以后,老人每天都会窗台上放置一点米粒,或是碎饼干。一旦遇到刮风

有早行人”的触动。随着太阳升起,湖面泛起层层金色微波,各种小鱼活跃起来,一群水鸟低吟觅食,直到岸边的宽屏电视正点报时,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方舟湖美景甚多,但属纯朴的美,鉴赏它需要眼力和素养。时近中午,蓝天白云,暖阳高照。信步踏上斜桥,但见垂柳依依,松柏青青;桃枝吐蕾,迎春怒放;湖水碧波,翠鸟飞鸣。横跨两岸的斜桥,因造型别致而独成风景。桥形似待发的弓箭,更像一轮半月;端低中高,铁质栏杆;木板横排,疏密有致。桥面虽短,但因弯曲和旋升,行走其间,大有不知尽头之感。斜桥2006年竣工,历史不久,但科技含量高,最为出彩之处在无墩。整个桥梁仅靠一斜柱吊拉,力量和动感淋漓尽致。斜柱虽然被十九根钢丝缠身,仍有拉不回、控不住的感觉,如火箭直冲云霄。在斜桥南端,矗立一尊石像,形似骏马,又像雄鸡,多面观,景不同。石像无名,又无文字,颇具神秘感,只能想象达到了无语境界。

方舟湖的树木最有内涵,值得观赏。在花草、松柏、桃树和迎春的簇拥下,垂柳像列队战士,排得整整齐齐,充满精气神。垂枝如少女长发,很直很舒展,微风吹过显得异常优雅飘逸。在冬季,垂柳一身精光,用裸枝守护着冰湖,相伴度过那漫长的寒潮期。春天,暖风掠地、湖水躁动、鱼鸟同欢,垂柳为伙伴苏醒而欣然摇曳。那些刚刚露头的柳叶像少女的眉毛,会说话,有灵气;那些老龄柳枝,长出的柳叶更多更密,沉甸甸。挺拔的白杨高出垂柳好几节,是喜鹊的根据地 and 守护神,那些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鸟巢全靠它们支撑。当行人在树下走过,领头的喜鹊总要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算是打招呼、拉近乎,更像是炫耀自己的新房和快乐。一群、一队的小鸟,各自占据湖面与岸边的有利地盘,埋头啄翻,时有歌声应和,相处甚欢。湖岸的卵石路很有特色,波浪起伏,色彩各异,步行其上,好像踏着音符和节拍,有足底按摩的痛快效应。

方舟湖并不寂寞,周围有大景。北边,是体育馆和气膜网球场,走出校门就是青龙桥,桥下清河缓缓流过,一些老人在河边垂钓。西边,掠燕湖回廊百折,小亭群立,红绿相配。登高远眺,晴天可见群山起伏,遥想香山与长城。综合楼位于湖的西北边,常有名人大家发表高见和新论,实属学术殿堂。湖的东边是北大燕北园,万泉河大道,再前就是圆明园遗址公园了。南边人气很旺,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石碑树立大礼堂前面,走出南门越过地铁四号线,可以欣赏颐和园美景,画廊亭楼,澄明湖水。

方舟湖藏而不露,低调朴实。每次相遇,我就会想起《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传说那是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的大船,能够抗击特大洪灾。今天的方舟湖,寓意更加深刻。她让我们牢记,人民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廉洁从政,勤奋工作,才能平安远行,驶向幸福和美丽的彼岸。

作者简介: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中央党校厅局班第六十期“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研究专题一支部学员。

下雨看不到麻雀,老人就像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回家一样的担心。有时候老人在走廊里晒太阳,麻雀也会来凑热闹。一会儿歪着脑袋凝视,一会儿上蹿下跳。刚开始还怯生生地看着老人,后来渐渐熟悉了,有一次竟然从走廊打开的窗口飞到张奶奶面前的拐杖上,张奶奶刚想伸手去摸它,突然间又飞到她那一头稀疏的白发上,而且还用鸟喙梳理几下她的头发,那个瞬间的温暖,对于老人而言,仿佛这一生以来,唯有自己小时候母亲给自己梳头才有的感觉。从那以后,这只调皮的麻雀就被老人视为自己的女儿一般。

不仅如此,听说在人们为老人操办丧事的那几天,这只麻雀就一直在附近盘旋,时不时从远处飞回来落在不远处的棵树上张望着。张晓雅在听到这些孤寡老人的陈述后,一种五味杂陈的酸楚,让她特别自责与愧疚。当她掏出手机拍下老姑坟墓阁楼上这个鸟巢,再转眼寻找柳树上那只红麻雀,红麻雀腾空而起,唯有那个渐渐飞远的背影,似乎那样不屑,又似乎是那样的嘲弄……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